元好問集/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三 ◄

元好問集
卷三十四

► 卷三十五

卷三十四

記

王無競題名記

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於吳、蔡諸公間，凡燕、遼、汴梁宮殿題榜，如大安、大慶、應天、承天之等，皆其筆也。興定中，閑閑趙公為禮部，下蔡州，取顏魯公逍遙樓額入京師。予因問公：「無競大字何如逍遙？」閑閑言：「字有真行、大小之不一，人鮮能兼之。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，至於尋丈大字，盤之筆勢，如作小楷，自當為古今第一。殆天機所到，非學能也。」

乙巳秋，予與梁辨疑、李輔之、武伯佐遊崞山祠，因得無競「崞山神」三字。聞之伯佐，南中王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，朱少章、姚仲純、滕秀穎、趙光道、宇文叔通皆游其門。叔通後歷臺閣。高氏子侄名行中者，不遠數千里，走書幣求為其父濟、叔晦叔墓碣銘。殆無競以叔通故為書之耶！不然，邊鄙荒陋，時無貴仕者，何以致此哉？

自明昌已後，縣多名進士，如劉洗馬子安、欒少尹仲容、胥莘公和之、張大興信之、楊大叅叔玉、王監使正之，皆嘗于祠下，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，使州里知之為希代之寶，在吾河東祠廟為第一手耶？予恐多故之際，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，雖百悔不可及。

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，以傳不朽。

八月十有一日，新興元某題記。

東平賈氏《千秋錄》後記

東平賈氏，自真定三祖始見譜諜。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，再世為大理少卿瑾，次為司封員外郎、贈尚書右丞杓。次為給事中、史館修撰、中書舍人緯，累贈尚書令、太師、魯國公，葬獲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，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。次為左正諫議大夫、樞密直學士、贈尚書左丞琰，即給事中之第五子也。次為殿中丞、贈工部侍郎汾。汾之昆弟，六歲神童，十六擢進士第，參知政事致仕黃中。次為太常少卿、直昭文館、知廣州昌齡。弟，魏國文元公、判都省昌朝，即工部汾之兄，而著作郎、贈太師注之子也。次為宣奉大夫、知饒州蕃，蕃即太常昌齡之第三子，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。常行第四，左丞益謙出此房。次為光祿大夫、知鄆州公直，知饒州蕃之子，范丞相希文之外孫，致仕於鄆，因而家焉。次為知滄州君文，大觀中武舉第一人，策問選將，以仁智勇對，其說累二千言。次為顯謨閣直學士、尚書戶部侍郎偉節，嘗著《勸弟侄修進書》，與滄州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。次為都水內監使者洵，滄州之長子，宋末奏補，金朝初出官。次為蔭補贈明威將軍棣。次為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炤，明昌五年經義進士，嗜古學，尚友嚴子陵、陶淵明、白樂天、邵堯夫，號「四友居士」，故詩有「高風希四友，古學守三玄」之句，即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。

自法曹而下，有言行文筆見於紀錄者，魏國文元公《戒子孫文》二首。仁宗朝議裁減浮費，文元建言：「將相戚里之家，多占六軍，耗縣官衣糧，而為私門奴隸，在京不啻數千人。浮費可減，孰此為急！」朝議是之。仁宗朝戚里之家，兄弟補邊，多不聽許。仁宗以語文元，文元對曰：「母後之家，自昔固多蒙恩。今陛下重惜爵賞，不肯輕授，非惟示天下以公，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。」太平興國寺災，文元以《易》《春秋》進戒，因言：「近歲屢災寺觀，天意蓋有所在。可勿繕治，以稱陛下畏天威、重民力之意。」上從之。

康定間，劉平為元昊所得，邊吏告以降敵，議收其族。文元時為御史，建言：「漢殺李陵母妻，陵不能歸，而漢有後悔。真宗撫王繼忠家，而其後竟賴其力。事固未可知。今收其族，恐貽後日之悔。」上從其言而止。慶曆四年，元昊歸石元孫，議賜死，文元言：「自古將帥被執而歸，多貰其死。」上從之。

都水君知邳州，州新去湯火，殺僇之餘盡為俘虜，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。君建白都統府，願出金帛贖生口，由臧獲而良者凡七百三十餘人，州有籍民始於此。皇統中，改陝西轉運使。適歲饑，民無所於糴，君拜章乞賑貸，未報而民益急。君輒開倉救餓者，坐專擅，奪四官，降刺石州。既而改內監，督燕都十三門之役。郡眾聚居，病疫所起，君出己俸市醫藥，有物故者，又為買棺以葬之。

某不敏，常被省檄，登左丞公之門。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，不半歲政成，州人為立生祠。祠喪亂後故在也。大安初，知河中，有旨宣諭：「河東南北，百姓艱食，而絳、解尤甚。朕以卿朝廷舊臣，夙著德望，可兼南北路安撫勾當，仍以便宜許之。」公至鎮，移他州餘粟以活饑民。

汾晉受兵，遊騎已及晉安，公命老幼婦女乘城，悉兵東下，鉦鼓之聲聞數十里，遊騎為之宵遁。晉安獻牛酒，犒師而還。官吏請曰：「吾州兵力單寡，自救不暇，公乃往援晉安。設吾州有警，何以備之？」公笑曰：「君未之思耳。吾救晉安，所以守河中。」

正大初，公致政閑居鄭下。哀宗即位，史官乞因《宣宗實錄》，遂及衛紹王。初虎賊弒逆，乃立宣宗。宣宗之人至謂：衛王失道，天命絕之，虎實無罪，且於主上有推戴之功。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，當用宋文帝誅傅亮、謝晦故事。章奏不報。爾後舉朝以大安、崇慶為諱。及是，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，宜知衛王事，乃遣編修官一人就訪之。公知其旨，謂某言：「我聞海陵被弒，大定三十年，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。史臣因誣其淫毒驁狠，遺笑無窮。自今觀之，百可一信耶？衛王勤儉，重惜名器，較其行事，中材不能及者多矣。吾知此而已。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，吾亦何惜餘年！」朝論偉之。

某初及公門，三往而後見。及見，頗賜顏色，問及時事，輒一二言之。若有當於公之心者，公移坐就之，以至接膝，留連二十許日。某獻詩云：「黃閣歸來履舃輕，天將五福畀康寧。四朝人物推耆舊，萬古清風在典刑。鄭圃亦能知有道，漢庭久欲訪遺經。帝城百里瞻依近，長傍弧南候極星。」公答云：「見說才名自妙年，多慚政府舊妨賢。物華天寶無今古，鳳閣鸞台孰後先。鄭圃道尊何敢望，漢廷書在子當傳。莫言老眼昏花滿，及見風鵬上九天。」公又敕諸子、賢卿台掾、翔卿閣門：凡某京師用物，月為供給之。其曲相獎借如此。

某北渡後，獲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遊。起字顯之，少日為名進士，資稟信厚，生長見聞，藹然有名門之舊。仕東平行台，歷平陰簿、提領堂邑歲課、提點河倉。惠養疲民，歡謠載路。某嘗以三口號紀之云：「今年堂邑有清官，三尺兒童也喜歡。縣帖追來不驚擾，丁絲納去得餘殘。」「休言清慎少人知，三十年來更數誰？今代取魚須密網，東州新有放生池。」「三歲終更舊有期，吏民安習枉遷移。平陰奪得來堂邑，卻是行台未盡知。」

壬子冬十月，自真定來東原，顯之以此本見示，且徵後記。某以賈宗名德相望，奕葉公輔，宋以來文士極口稱道，如蔡內翰君謨、王臨川學易、劉先生之哀挽，屏山李君之純《故人外傳》《過賈侯故居》及《上賈明府求易說》等二詩具在，尚何待不腆之文？雖然，某以晚進小生，辱大賢特達之遇，且於顯之有通家之舊，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於後世，概之門生故吏之義，不亦甚闕乎？謹述家傳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。

冬至日，河東人元某斂衽書。

校《笠澤藂書》後記

右《藂書》，予家舊有二本。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，元光間應辭科時，買於相國寺販肆中。宋人曾校定，塗抹稠疊，殆不可讀。此本得于閻內翰子秀家，比唐本，有《春寒賦》《拾遺詩》《天隨子傳》，而無《顏蕘後引》，其間脫遺有至數十字者。二本相訂正，乃為完書。向在內鄉，信之、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為一，因循至今，蓋八年而後卒業。然所費日力，才一旦暮耳。嗚呼，學之不自力如此哉！惜一日之功，為積年之負，不獨此一事也，此學之所以不至歟！

按龜蒙詩文如《藂書》與《松陵集》，予俱曾熟讀。龜蒙，高士也，學既博贍，而才亦峻潔，故其成就卓然為一家。然識者尚恨其多憤激之辭，而少敦厚之義，若《自憐賦》《江湖散人歌》之類，不可一二數。標置太高，分別太甚，鎪刻太苦，譏罵太過，唯其無所遇合，至窮悴無聊賴以死，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。推是道也，使之有君、有民、有政、有位，不面折庭爭，埋輪叩馬，則奮髯抵几，以柱後惠文從事矣，何中和之治之望哉！

宋儒為唐人工於文章，而昧於聞道，其大較然，非獨一龜蒙也。至其自述云：少攻歌詩，欲與造物者爭柄，遇事輒變化不一。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，穿穴險固，囚鎖怪異，破碎陣敵，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，信亦無媿云。

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，書於聊城寓居之西牕。

畫記二

朱繇三官

天官冠服，具大人相。神思淵默，憑几而坐。二天女侍。雙鳳扶輦，輦有輪月，輪在上，獨畫桂樹而已。左右官抱文書而立。武衛負劍夾侍，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。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前。

地官王者服。顏面威重，乘白馬，隊仗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。兩力士捉馬銜，施絳傘，兩團扇障之。扇前一衛士輕行，一皂衣使者前導。右一武士執鉞，左一功曹挾書，從官騎虎從後。一介冑胯弓刀，一功曹抱案牘，拱揖於重崖之下，一鬼卒橫刀而拜。三人皆不見其面，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。一樹魅赤體倒拔一樹，根見而未出也。

水官亦王者服，面目嚴毅，鬚髯長磔，又非地官之比。乘班龍，在海濤雲氣中。一力士以鐵繩挽龍，怒目回視，如捉一馬，然龍不能神矣。一女童前導，一使者恭揖白事。鬼卒獰惡殊甚，肉袒，髮發上指，颺大錦旗，洎一力士負劍者掖龍而行。一掾史挾簿書，騎犀牛，從水府大門出。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，不見其額。珊瑚大珠浮行水面，旋轉如活。犀牛甫出水府，雲氣隨之。真天下之絕藝也。

張萱《四景宮女》

一轉角亭，桷欄楹檻，渥丹為飾，綠琉璃磚為地。女學士三，皆素錦帕首。南向者，綠衣紅裳，隱几而坐，一手柱頰，凝然有所思。其一東坐，素衣紅裳，按筆作字。西坐者，紅衣素裳，袖手凭几，昂面諦想，如作文而未就者。亭後來禽盛開，一內人不裹頭，倚欄仰看。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垂，幾與裳等，但色別於裳耳。亭左湖石，右木芍藥。一素衣紅裳人剪花，一人捧盤承之。一人得花，緩步回首，按錦帕，插之髻鬟之後。此下一人錦帕首，淡黃錦衣，紅裙，袖手而坐。並坐者吹笙，左二人彈箏合曲。右一人黃帽，如重戴而無瀝水，不知何物，背面吹笙，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鬟之後。一小鬟前立按拍，一女童舞，一七八歲白錦衣女，戲指於舞童之後。吹笙者，紅衣素裳，箏色、笛色、板色，素衣紅裙。已上為一幅。

一湖石，芭蕉竹樹，紫薇花繁盛。花下二女，憑檻仰看團花。藍紗映生衣，紅纈為裙。並立者白花籠，紅綃中單。三人環冰盤坐：一紅衣者，顧憑檻看花者，二白衣相對。女侍二：一挈秘壺，一捧茗器。四人臨池觀芙渠鸂鶒，一坐砌上，一女童欲掬水弄操。便面者十一人，便面皆以青綠為之。琵琶一，笙一，簫笛三，板一，聚之按上。二藤杌在旁。為一幅。

一大桐樹，下有井，井有銀床。樹下落葉四五。一內人，冠髻，著淡黃半臂，金紅衣，青花綾裙，坐方床。床加褥而無裙。一搗練杵倚床下。一女使植杵立床前，二女使對立擣練。練有花，今之文綾也。《畫譜》謂萱取「金井梧桐秋葉黃」之句為圖，名《長門怨》者，殆謂此耶？芭蕉葉微變，不為無意。樹下一內人，花錦冠，綠背搭，紅繡為裙，坐方床。繒平錦滿箱，一女使展紅纈托量之。此下秋芙蓉滿叢，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，備熨帛之用。二內人坐大方床：一戴花冠，正面九分，紅繡窄衣，藍半臂，桃花裙，雙紅帶下垂，尤顯然；一膝跋床角，以就縫衣之便。一桃花錦窄衣，綠繡襜，裁繡段。二女使掙素綺，女使及一內人平熨之。一女童白錦衣，低首熨帛之下以為戲。中二人，雙綬帶，胸腹間繫之，亦有不與裙齊者。此上為一幅。

一大堂，界畫細整，脊獸獰惡，與今時特異。積雪盈瓦溝，山茶盛開，高出簷際。堂錦亦渥丹，而楹桷間有青綠錯雜之。堂下湖石，一樹立湖石旁，其枝柯蓋紫葳也。堂上垂簾，二內人坐中楹，花帽冪首，衣袖寬博，鉤簾而坐，如有所待然。女使五人：二在簾楹間；一抱孩子，孩子花帽綠錦衣，女使抱之，蹇簾入堂中，真態宛然；二捧湯液器。一導四內人外階，衣著青紅各異。三人所戴，如今人蠻笠，而有玳瑁班，不知何物為之。一內人，擁花帽，與前所畫同。一女使從後砌下，池水凍結，枯蒲匝其中，凍鴨並臥，有意外荒寒之趣。已上為一幅。

人物每幅十四，共五十六人。

濟南行記

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，嘗過濟南，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。長大來，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、遊觀之富，每以不得一遊為恨。歲乙未秋七月，予來河朔者三年矣，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，而得一至焉。因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，為《行記》一篇，傳之好事者。

初至齊河，約杜仲梁俱東。並道諸山，南與太山接，是日以陰晦不克見。至濟南，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。此亭在府宅之後，自周、齊以來有之。旁近有亭曰環波、鵲山、北渚、嵐漪、水香、水西、凝波、狎鷗。台與橋同曰百花芙蓉，堂曰靜花，軒曰名士。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，其源出於舜泉，其大占城府三之一。秋荷方盛，紅綠如繡，令人渺然有吳兄州渚之想。大概承平時，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為比。喪亂二十年，惟有荊榛瓦礫而已。正如南都隆德故宮，頹圮百年，澗溪草樹，有荒寒古淡之趣。錐高甍畫棟無復其舊，而天巧具在，不待外飾而後奇也。

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峰五：曰匡山，齊河路出其下，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；曰粟山；曰藥山，以陽起石得名；曰鵲山，山之民有云：每歲七、八月，烏鵲群集其上，亦有一山皆曰鵲時。此山之所以得名歟？曰華不注，太白詩云：「昔歲遊歷下，登華不注峰。茲山何峻秀，青翠如芙蓉。」此真華峰寫照詩也。大明湖由北水門出，與濟水合，彌漫無際，遙望此山，如在水中，蓋歷下城絕勝處也。

華峰之東有臥牛山。正東百五十里，鄒平之南，有長白山，范文正公學舍在焉，故又謂之黌堂嶺。東十里，有南北兩妙山，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。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。千佛山之西有函山，長二十里所，山有九十谷，太山之北麓也。太山去城百里而近，特為函山所礙，天晴登北渚，則隱隱見之。歷山去城四五里許，山有碑云：「其山修廣，出材不匱」，今但兀然一丘耳。西南少斷，有蠟山，由南山而東，則連亙千里，與海山通矣。

爆流泉在城之西南。泉，濼水源也。山水彙於渴馬崖，洑而不流，近城出而為此泉。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，信然。往時漫流才沒脛，故泉上湧高三尺許。今漫流為草木所壅，深及尋丈，故泉出水面才二三寸而已。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，又立檻泉坊，取《詩》義而言，然土人呼爆流如故。「爆流」字又作「趵突」，曾南豐云然。

金線泉有紋若金線，夷猶池面，泉今為靈泉庵。道士高生，妙琴事，人目為琴高，留予宿者再。進士解飛卿，好賢樂善，款曲周密，從予遊者凡十許日，說少日曾見所謂金線者。尚書安文國寶亦云：「以竹竿約水使不流，尚或見之。」予與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，然竟不見也。

杜康泉今湮沒，土人能指其處，泉在舜祠西廡下，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。有取江中冷水與之較者，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，此泉減中冷一銖。以之淪茗，不減陸羽所第諸水云。舜井二，有歐公詩，大字石刻。

《甘露園》紀歷下泉云：「夫濟遠矣，初出河東王屋，曰沇水，注秦澤，潛行地中，復出共山，始曰濟。故《禹書》曰：『道沇水東之，逾溫，逾墳城，入於河，益於滎，汨於曹、濮之間，乃出於陶丘，北會於汶，過歷下，濼水之北，遂東流。』且濟之為瀆，與江、淮、河等大而均尊，獨濟水所行道，障於太行，限於大河，終能獨達於海，不然，則無以謂之瀆矣。江、淮、河行地上，水性之常者也，濟或汨於地中，水性之變者也。」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，有當於予心者，故並錄之。

珍珠泉今為張舍人園亭。二十年前，吾希顏兄嘗有詩，至泉上，則知詩為工矣。

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，爆流為上，金線次之，珍珠又次之。若玉環、金虎、黑虎、柳絮、皇華、無憂、洗缽及水晶簟，非不佳，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。此遊至爆流者六七，宿靈泉庵者三，泛大明湖者再，遂東入水柵。

柵之水名繡江，發源長白山下，周圍三四十里。府參佐張子鈞、張飛卿觴予繡江亭，漾舟荷花中十餘里，樂府皆京國之舊，劇談豪飲，抵暮乃罷。留五日而還。

道出王舍人莊，道旁一石刻，云：「隋開皇丙午十二月，鉉珍墓誌。」珍，巴郡武昌人，學通三家，優遊田里，以壽卒。誌文鄙陋，字以「巴」為「已」，蓋周隋以來，俗書傳習之弊。其云葬包山之西者，知西南小丘為包山也。以歲計之，隋開皇六年丙午，至今甲午，碑石出壙中，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。

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捴讀書堂。「讀書堂」三字，東坡所書，并范純粹律詩，俱有石刻。捴字叔文，自題仕宦之後，每以王事至某家，則必會鄉鄰甥侄，盡醉極歡而罷，各以歲月為識。叔文有文譽，仕亦達，然以榮利之故，終身至其家三而已。名宦之役人如此，可為一歎也！

至濟南，又留二日，泛大明，待杜子不至。明日，行齊河道中，小雨後，太山峰嶺歷歷可數，兩旁小山間見層出，雲煙出沒，顧揖不暇，恨無佳句為摹寫之耳。

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，並諸公唱酬附於左。

東遊略記

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，冠氏趙侯將會行台公於泰安。侯以予宿尚遊觀，拉之偕行。凡三十日，往復千里，而在鞍馬者八日，故所歷不能從容，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。因略記之，以備遺忘。

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，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。所刻人物舟車馬象，三壁皆滿。衣冠之制，絕與今世不同，有如沈存中所記襆頭，但不展腳耳。西壁外，胡僕射刻頌，規制如磨崖狀，字作隸書，文齊梁體而苦不佳。後題云：「居士慧朗侍從至。」朗能草肄書，世謂「朗公書」者是也。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，故題字云然。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，並長清尉李皋祭文。

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，距縣八、九十里所。大觀三年，東平陳彥元《廟記》云：「盧城圮，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、國子祭酒、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，載齊師為晉所敗，殺馬隘道，晉師不得過，謂以是得名。字當為「格」，而今為「隔馬」，疑與《左氏》不合。又謂裏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兗，鄆山之神陰障戎馬，使不得南，以是得名。」以予觀之，古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，而妄為立名號者多矣。殺馬隘道，神何預焉而祠之？至於陰障戎馬，則又齊東野人語也。《記》又云：「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，將以封爵，請於朝。」今榜云豐施侯廟者，豈端肅遂得所請耶？

靈岩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。寺旁近有山曰雞鳴、曰明孔。寺後有方山，泉曰雙鶴、曰錫杖。寺先有宋日御書，今亡矣。

絕景亭在方山之下，絕類嵩山法王。黨承旨世傑《寺記》云：「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。後魏正光初，梵僧法定撥土立之。定之來，青蛇導前，雙虎負經。景德中，賜今名。」予按大觀中《石橋記》云：「寺是正光初重建」，然則黨承旨亦未嘗遍考耶！梁縣《香山寺記》說寺初建時，一胡僧自西域來，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，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悲化現之所。予意前所云「希有道場」者，豈亦此類者，抑黨有所據而言也？寺壁石刻甚多，有張淡叔文、蘇轍子由、吳拭、顧道詩，餘人不能悉記。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，今云四十五里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。出州北門，經水簾、馬棚、回馬嶺、御帳、護駕泉而上，遂登天門。岳頂四峰，曰秦觀、日觀、越觀、周觀。秦觀有封禪壇，壇之下有秦李斯、唐宋磨崖。太史公謂太山雞一鳴，日出三丈，而予登日觀，平明見日出，疑是太史公誇辭。問之州人，云：「嘗有抱雞宿山上者，雞鳴而日始出。蓋岱宗高出天半，昏曉與平地異，故山上平明，而四十里之下才昧爽夾間耳。」此語似亦有理，故錄

之。

岳祠在城中，大定十九年被焚。二十一年，新廟成。又三十年，毀於貞祐之兵。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，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。城四周有岱岳、青帝、乾元、升元四觀。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，「大聖祖無上大道」、「金闕」、「玄元」、「天皇大帝」之號見於此。岱嶽觀有漢柏，柯葉甚茂。東有岩岩亭。山水自溪澗而下，就兩崖為壁，如香山石樓，上以亭壓之。北望天門，屹然如立屏，而濁流出幾席之下，真太山絕勝處也。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，合祀五方帝，及九宮貴人壇。壇南有碑，碑陰載獻官姓名：駙馬都尉二人，攝司徒、司空，充黑帝、青帝獻官，九宮貴神合祀官、右諫議大夫種放。其餘知名如魏庠輩，又三四人。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並篆《登太山謝天書》《述二聖功德銘》，碑石堅整，若三山屏風然。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，壇亦有頌。壇西南四五里所，有蒿里山。山坡陀地中，如大塚墓石，壇在其上。宋禪社首碑在山下祠中。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，碑刻皆王欽若、陳堯叟、錢惟演、楊億撰述，然字畫多剝落不能完讀矣。太山上書院，元是周樸所居，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。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，黨承旨作記。兩先生者，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。

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，齊天統中建。下寺有石刻。劉豫阜昌三年，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，亦有碑。又阜昌中題名最多。佛像古雅，皆數百年物。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，非晚唐人不能造也。

此行遊太山者五日，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。得詩凡十首云。

兩山行記

甲辰夏五月八日，予以事當至嶧縣。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，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、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，過吾州，遂與同行。是日行八十里，野宿天涯山前。明旦入縣，劉、李別去，予獨遊神清觀。

舊聞行台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，築環堵而居，甚欲見之，乃屬其徒潞人和志衝道姓名。純甫聞予來，欣然出迎。予謂：「先生方晏坐，不肖之來，將無妨靜業乎？」曰：「習靜固道人事，然亦有不應靜時。」因相與大笑。已而之和至，同郡莊煉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，攜酒見過，乃聚話於西齋。

純甫先隱前高，予問前高景趣比雁門鳳凰山為何如，純甫言：「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，君能一遊到，則當自知之。」予竊自念言：先東岩君生平愛鳳山，然竟不一到，故詩有「鳳凰聞說似天壇，北去南來馬上看。想得松聲滿岩谷，秋風無際海波寒」之句。予二十許時，自燕都試，乃與客登南樓，亡友蘇莘老、閻德潤、張九成、王仲容輩，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，層簷高棟，半出空際，長松滿澗谷，如云幢煙蓋，植立闌楯之下。山空夜寂，石上聞墜露聲，使人耿耿不寐。曩時聞此，固嘗以不一遊為恨矣。北渡又十年，每過雁門，壽寧武尊師子和、圓果、慶上人鍾秀、李文必以此山為言。是則夙志為不可負，而前高之遊，當次第及之也。

即日與純甫、之和並山而東，出雁門之南，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庵。庵在鳳山之麓，山中來儀觀，仲章主之。道士孫守真年八十，童丱入道，其家為此觀黃冠者至渠十五世矣。亂後無圖誌可考，山之故事，多從此翁得之。

十一日，仲章步送入山，由真人谷行。夾道雜花盛開，水聲激激，自澗壑而下。且行且止，不知登頓之為勞也。半山一峰，為釣魚台，其上為十八盤，為青龍嶺，為風門。由風門而下，繞佩劍峰之右，為來儀觀。

觀在山腹，峰回路轉，台殿突起，雲林悄然，別有天地，信靈境之絕異也。觀有天寶四載石記，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。思珍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，文鄙而義隱，讀之或不能句，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。予為之反復數過，始見崖略。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，師事寇謙之，授秘籙，自嵩高迎謙之來居此山。時有鳳凰見，太武為立觀，且以鳳凰名之。

觀歷周、隋，至唐而廢。真人谷本以謙之為言，而訛為「質兒」。鳳遊池以鳳凰來遊為言，亦轉而為「伏牛」。開元初，北嶽先生、諫議胡山隱案圖誌，求故實，嘗為辨之。天寶元載，敕天下玄元廟有頹毀者，在所長官量事修建，又古今得道升仙之地，代遠跡存者，皆虔加禮醮。此山應焉。北京居士高談幽、辟穀煉師高敬臣，乃共補葺之。碑文刻云：「天寶五載，改鳳凰山為嘉瑞山。八載，置天長觀。蓋唐以玄元為祖，天長者，以胤祚而言之也。」

觀度道士七人：高悟真、董參玄、馮通玄、朱自然、孫泠然，餘二人石闕。供養童子尉遲如玉、朱自然姓字下別刻云：「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升天，其日未時至京，陳謝唐天子，天子異焉。敕中使覆勘。如玉以後十日亦上升。」孫守真言朱仙翁上升事，

觀曾有敕書碑。唐以後薦經喪亂，焚毀略盡，獨董記僅存耳。

來儀觀額政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，權發遣河東沿邊按撫司公事王誨書。

觀之東有養虎峰、飲虎及五斗二泉。南有天柱峰，峰之南有神山，與五台境接。西南有玉案峰。西北有煉丹峰、洗藥池，次有玉女峰，峰南有會仙峰，傍有五鈇樹。北有王母池、佩劍峰，有白虎池。谷中有水簾、朱砂、白雲三洞。青龍嶺旁有桃花洞。觀北少西，洗濚池〈（「濚」與「參」同。）〉，又名青龍池。門之下有鳳遊池。中殿曰太霄。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，名升仙樹。門右有松，高與壇樹等，名望仙。佩劍之下有燒藥爐，疊石故在。白虎池之下有鳳棲樹，立石為識。凡洗、望仙、升仙、藥灶，悉朱自然遺跡也。自餘葛洪煉丹爐、孫真人養虎峰，四子峰有莊、列、亢倉、文子祠，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此，殆齊東語也。予恐識者或並其可信者而疑之，故不錄。

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遊歷名山，所至並有留跡。代州壽寧石詩十韻云：「醉走白驢來，倒提銅尾秉。引個碧眼奴，擔著獨壺癭。自言秦世事，家住葛洪井。不讀《黃庭經》，豈燒龍虎鼎？獨立都市中，不受俗人請。欲攜霹靂琴，去上芙蓉頂。吳牛買十角，溪田耕半頃。種秫釀白醪，便是仙家景。醉臥古松陰，閑立白雲嶺。要去即便去，直入秋霞影。」仍自寫真其旁，撮襟書「龜、鶴、齊、壽」四字，題云「廣寧閑民劉操書」。此詩宋白皡子西曾次韻。子西於詩，號為專門，極力追之，曾不能仿佛。仙材凡筆，固自不同。

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，所謂「予因太歲生燕地，十六早登科甲第」者，吾知翁，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。今全真家推翁為祖，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，況其道乎！是又可為一歎也。來儀亦自寫真飛白「清安福壽」四字，所畫五星，惟土宿獨存。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。土宿閉目，倚一幡，坐下一牛。四字，「清安」在東，「福壽」在西，說者以為心清而安，則福壽從之。翁此書不為無意也。寫真在西南一幅，巾黃衣，右肩挑酒瓢，左肩提布囊，破處綻補之。氣韻古膽，望之知為有道者。年歲既久，將就湮滅，惜無名手為臨摹之耳。守真住山五十年，不省有為猛獸毒螫所傷害者。

山中靈異甚多，佩劍峰劍聲錚然，陰晦中時有光怪照，山谷皆明。靜夜或聞音樂雜作，琴築箏笛歷歷可辨，仙犬時吠。今年上元，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。

之和持莊煉師所餉酒來，約月中飲之。是晚雷雨大作，遂不果。山氣蒸鬱，可喜可愕，

雨從林際來，謱謱有聲，雲煙草樹，濃淡覆露。不兩時頃，而極陰晴晦明之變。夜參半，星月清潤，中庭散步，森然魄動，惜清景之不可久留也。之和賦詩，予亦漫作樂府一首，欲為純甫醉後歌之。明日，期城中諸公不至，留題殿壁而去。下山宿孫張道院。又明日，為前高之遊。

毛氏宗支石記

毛氏上世出於汝州，遷耀州之三原，三原迄今有毛氏村。其後又遷徐州。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，今大名機察房是已。本房既來彭城，遂為彭城人。祖諱珍，自宋日雄於財，有「十萬毛氏」之號。生一子，諱允。金朝初，允以戶計推擇為吏，一郡以吏能稱之。生子曰矩、曰矰。

矩字仲方，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，中甲首。二年，補吏部覃科令史，轉貼黃科房長。太和二年考滿，授忠勇校尉、博州防禦判官。四年，改永豐庫使。六年，轉遼陽縣丞。吏民畏愛，有廉能之譽。大安二年，用宰相薦，特授桓州軍事判官。三年，北兵攻桓州，刺史以力不支議降，公不從，城陷，自縊於軍資庫，壽五十八。崇慶元年，以歿身王事，贈宣武將軍、同知桓州軍州事，誥敕有「篤堅忠節」之語。先娶靳氏，生子一人，曰端卿。女一人，嫁關中爨君玉，名宦甚顯。再娶鄭氏，同歿於桓州。

矰不仕。生二子：曰傑、曰翼，兵亂不知所終。

端卿字飛卿，少日有志節。宣武欲蔭以官，不就，去學進士。自父祖以廉介自持，家甚貧。年二十餘，負書來濟南，從名士劉蟠於章丘，備歷艱苦。蟠知其有成，傾意教之。初試東平，中經義解魁。再試益都，第五，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。調嶧縣簿，摧折豪右，奸民斂手。官委排比戶計，貧富適當，甚有遺愛。貞祐三年，入為尚書省令史。洛陽多流亡，當官者不善撫治，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錄事判官，果以政跡聞。召為戶部勾當官。復用薦書，授同提舉南京路榷貨，兼戶部員外郎。馳驛襄、葉，值監察御史，以私忿被誣。時宣宗用法急，凡台察被推，例皆誣伏，下降外路七品，借鄭州司候，再調孟津縣丞。竟以冤憤感疾，終於官下，壽六十。官至少中大夫。娶同郡秦氏，生一子，曰思遹。再娶遼陽高氏，西京路轉運使曼卿之女，生女三人。

思遹以蔭再仕酒官。娶孟氏，生二子一女，曰從、曰復，女尚幼。維毛氏祖考積累如此，躬不受祉，後當有興者，子孫其永念之。

尚藥吳辨夫壽冢記

丁巳秋七月，予將西歸，尚藥吳辨夫有請曰：「思問不佞，侍先生湯液有年矣。日者不自揆度，輒預作冢墓以寄終焉之志。而州里不經見，頗有言，敢質之先生，以祛二三之惑。」

余謂辨夫言：「古有之，裸葬何必惡，人當解其表。死生之際，非我所敢知，亦自毋庸知。試以常理為之說。夫形器之域，古今同盡。至於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，三者於人道為極致，無以加矣！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，壯而不老、老而不死者乎？生死之在人，萬世更相送，猶夜之必旦，寒之必暑，雖甚愚無知，亦知其必至。世乃有烹金煉石，合駐景之劑；銜刀被髮，為厭勝之術；戀嫪殘喘，僥幸萬一；甚者至聞凶禍滅亡之語，必向之而唾，可不大哀耶！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棺，時或引客坐壙中，飲酒賦詩，裴回終日。客或難之，表聖笑曰：『君何不廣？死生一致，吾寧暫遊此中哉！』此語載之史冊，作範來裔，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、趙岐之墓石、晉陶征士之自祭、唐王無功杜牧之之墓銘、宋米元章坐棺木黃堂上，表聖之言尤為殷重。吾意子顓業方伎，頻值喪亂，閱世變也熟，超然遠覽，暗與古合，悠悠者何足恤哉！」辨夫再拜曰：「願終教之。」乃為作《壽冢記》。

吳氏世為東平人。祖璋，字文寶。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為吏，仕為郡功曹，以廉平見稱。考子昭，字進叔。讀書知義理，資稟靜默，容服修潔，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。與黨承旨世傑同研席，試本道，常取解魁。今賈文顯之及見之，道其性行如此。辨夫童丱失怙恃，年十七，尚醫王繼先以子妻之。憫其惸獨，並小弱弟思義養於家而教之。貞祐初，南渡河，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，被令旨收充侍藥局藥童。東宮即大位，用隨龍恩澤，掌藥太醫院。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，累官懷遠大將軍。汴梁下，北歸，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署醫工都管勾。婦翁無子，年八十以壽終，辨夫篤於卵翼之報，喪祭旌紀，皆無悔焉。中年後，欲置家事不問，乃為其弟侄殖產，畢兒女婚娶，最後營此冢。以某年月成，而余以某年月日記。辨夫時年六十八云。

樊侯壽冢記

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公積官，服民政者垂二十年。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，侈寵榮於鄉國，今年冬十月，修治先塋，列松檟，樹碑表，以吉日壬辰，合祭三世，牲幣來助者傾

動州里。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，且欲作壽冢以為他日寧神之地，謀於葬家師。鄉之父兄皆以為往在丙戌之春，吾侯方從征淮海，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，行省大帥怒其二三，聚境中之民而守之，將盡戮而後已。吾侯奉郡王命，至自益都，以吾民被脅之故，不當妄有屠滅者於帥，辭旨哀切，有足感動。且自與山軍鬥，轉戰逐北，不旬日而東山平。帥知侯之忠，即日並所守者縱遣之。又三年，常山復取平定、盂、五台、阜平，軍東山。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，且命侯入滹沱原。侯設方略，鬥山軍，搗其巢穴，殺獲甚眾。主帥知侯無它，則引兵去。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，皆從吾侯得之。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，何遽以身後為計乎？

又謀於州之士。僕僭為侯言：「生而養，死而葬，中國之大政，而聖人之中道。自佛老家之說勝，誕者遂以形骸為外物，天地為棺槨，日月為含檟，甚者至有狐狸亦可，螻蟻亦可之說。雖畚鍤後隨，以曠達自名者，猶見笑於大方之家。雖然，彼自有方內外之辨矣。吾處方之內，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，尚何從乎？漢以來，太宗指走霸陵道，武帝治茂陵五十年，至尊且不以陵寢為諱，況其下者乎！漢相孔耽、高士趙岐、吳人范慎，皆作壽冢。唐司空表聖預作冢墓，圖先賢其中，時往醉飲。人有難之者，表聖曰：『吾寧暫遊此中耶！』米元章知淮陽，自克死期，作棺槨置黃堂上，飲食坐臥對之。彼皆名世大賢，顧豈為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崖異耶？吾侯雖未之學，而識趣自遠，悟代謝之必至，要歸藏之有所，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，雖不謀於人可也。」

侯喜而飲予酒，再拜謝曰：「有是哉！請刻子之文於石，以曉來者。」於是乎書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